



主辦機構：香港作家聯會

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

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【特稿】

# 浴火重生——巴黎聖母院之春

●綠騎士

編按：「我在一首小詩中寫過『生命是個不斷療治創傷的過程』。其實『大生命——歷史』，何嘗不是一樣？在不斷的災劫中，人類永遠努力掙扎向前，一次次浴火重生。」歷經五年多的修復，具有八百多年歷史的法國巴黎聖母院於十二月八日正式對外重開，旅法香港作家綠騎士對聖母院懷有特殊感情，一直關注巴黎聖母院重建修繕過程，今配圖詳述其中見聞，以及煥然一新的聖母院、牽涉的人間紛爭、聖母院的宏偉親切動人。

沉默了五年的鐘聲，又再在巴黎上空迴蕩。鐘樓駝俠的魂魄定也雀躍？重建聖母院這項「世紀大工程」壯舉，涉及人文、科技和建築等方面，引起的共鳴遠遠超出宗教界。自十二世紀以來，從法國大革命到拿破崙的加冕儀式，這座「石后」鑲滿重要歷史文化紋理。二〇二四年十二月七日，特別音樂會上以古典為主，亦融合了歌劇、福音歌曲和流行音樂。其中郎朗與法國廣播愛樂樂團聯袂演奏聖桑的協奏曲，馬友友先以大提琴即興伴法國名演員瑪麗安·葛蒂雅（Marion Cotillard）朗誦雨果的詩《橋》，然後獨奏巴哈名曲，還有許多名家演出，伴火鳳凰劫後重生。舉國的歡欣氣氛，也如巨漣漪般泛開到全世界。

## 「老太君」年輕了幾百歲

「老太君」年輕了幾百歲。它向來都是黑沉沉，莊穆得近乎抑鬱，有點兒似個披着華麗但污垢宮庭服的王后。現在它重回「春天」，衝了出來，整體光澤明麗，使人眼前一亮。尤惹人矚目的是兩側二十三個小教堂和六條通道的牆壁與柱子，以及那些逃過祝融魔爪的巨畫、玻璃窗、彩玻璃、水晶大吊燈、大理石地板……它們委屈於年深月久的燻煙人氣塵埃下，在清洗修補後重現星空和各種彩悅情景的原來面目。此外，二十個大小銅鐘和有八千條管道的管風琴等也被徹底清理。新添了熠熠生輝的巨大聖物箱，珍藏聖母院最寶貴的文物：耶穌受難時戴着的荊棘王冠的片塊，一千五百張橡木椅子、線條簡潔的領洗池、多彩的禮儀服飾等，都是出自名家之手。

電氣、暖氣、尤其是消防系統都實施了全面更新，基建亦比以前更堅牢。災禍到底過去了，可說是絕境逢生，因禍得福。

主祭壇上的十字架和哀慟聖母像，在火焰與碎石暴擊後的地獄氣氛中竟然絲毫無損，當然被信眾奉為奇蹟。當局特別留下了一小片冷卻了的鉛液，放在耶穌的手上，像火災的封印。

如此艱鉅的復修工程，在短短五年內完成，亦是一項由人創造的奇蹟。巨額捐款無疑是一度主要力量。有來自一百五十個國家三十四萬捐助者，從天文數目到小孩在撲滿中掏出一元，都要支持，像是全世界都要參與這項救亡；可見它在人們心中的重要性，是有史以來全球最大的募捐行動。獲得總數高達八億四千六百萬歐元。目前整個修復工程耗資約七億，餘款一億多歐元，會繼續進行一些附帶工程，如把聖母院的周圍地帶，改造為草木盎然的綠洲等。但其餘用途仍未決定。

火災後的維修方案引起了排山倒海的爭議。應採何種風格重建倒塌了的三個穹頂？人們發揮了匪夷所思的想像力，甚至有人提議改為露天花園，讓遊人休歇。其實牽涉到廣泛的文化意識底蘊。有人力主要與時共進，走向人群。但保持傳統卻是更深遠的民族精神基礎。終於決定依照原來風格重建，雖然大量採用現代科技，但很多維



▲重建後的巴黎聖母院及院前聖誕市集。

(Jacques Gosselin攝)

修工序仍沿中古技法進行。在主要工程之一、重建穹頂支架（俗稱「森林」）時，堅決不用鋼筋水泥、金屬或其他現代物料，而採用來自法國各地的二千棵橡樹，以中古技法製成巨柱，使已化為灰燼的「森林」重生。也是很法式的浪漫。

## 熱情洋溢「聖母院精神」

這幾年間聖母院四周一片忙碌，它被鐵籠般的建築鋼支架罩着，像個接受治療的巨人。這邊起重機升入雲霄，那邊河上運送材料的船隻往來，有時更有直升機吊下重物。二千多名精英技術人員全力以赴，要解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重大困難。他們充滿使命感，以參與這項工程為榮。日以繼夜地趕工，很多時入夜後經過，仍見燈火通明。聖母院正式開幕前一周的預訪中，總統與一小群有關要人踏進復修後的聖母院，第一批接待的便是技術人員。

主辦方面一直都非常着重與普羅大眾的溝通，五年來，工場四周遊人絡繹，露天展覽介紹各有關項目，並有兒童繪畫展覽等等，集體熱情洋溢，形成了一股新的「聖母院精神」。



▲主祭壇上的十字架和哀慟聖母像，在火焰與碎石暴擊後的地獄氣氛中竟然絲毫無損。

(Serge Leblanc攝)



▲主祭壇上的十字架和哀慟聖母像，在火災中絲毫無損。當局特別留下了一小片冷卻了的鉛液，放在耶穌的手上。

(Serge Leblanc攝)



▲為了印證巴黎聖母院的重建、考驗和復興，綠騎士畫下了《復興》（92x65厘米 2024年），畫中大教堂由靈鳥伴飛着飛出重重災劫。（綠騎士提供）



▲巴黎聖母院重建修繕工程進行中。

(Jacques Gosselin攝)

外子是建築師，又特別關心宗教建築，一有空便要跑去，像探候一個康復中的親人，對每階段的進展都興奮不已。更常談到建築物複雜的互動和平衡等等，中古時代已懂得運用如此精深技巧，使人驚嘆。

另一個也是由人創造的奇蹟是當年消防員的機智和膽色，搶救了夾在生死關頭的聖母院。最難忘是當志願隊冒死衝進去已被火焰侵佔的北鐘樓那刻，千鈞一髮。當時許多人都緊張得屏息了呼吸，直到現在提起仍捏一把汗。既為消防員的安危驚懼，又恐如果整組共約十六噸的大鐘因木支架被焚而倒下，會牽連到全座建築倒塌，聖母院也會只剩瓦礫，無法重建了，它的命運像懸在一根線上。此外他們臨危不亂，救出了所有重要文物，使人激讚。現在於九十多米高的新尖塔頂處，立着風格新穎的風信羅避雷針，雙翼是火焰，裏面藏着聖物、參與工程者的長名單，及巴黎大主教致消防員的謝詞。

## 人間紛爭 疑雲密布

教宗方濟各不接受邀請，卻會於一周後訪南法的科西嘉島，法國政府對此很是不滿。梵蒂岡方面的官方解釋是教宗着重到訪一些邊緣地區。但一位梵蒂岡專家指出，這件教會盛事，理應請教宗選擇日期。而有關局方是訂了日期之後才去邀請教宗出席，極不尊重。其間奧妙，錯綜複雜，不過那是另一個課題。總之，無論怎樣重要的文化瑰寶，都解決不了人間紛爭。

歷來許多大教堂王宮堡壘遭受災劫，並非罕見。巴黎聖母院也曾數次被破毀劫掠，如一七八九的法國大革命、一八一三的里昂工人起義、一八一七巴黎公社時期等。今次大火的原因，雖然官方一再聲明是工程漏電意外，其實仍疑雲密布。引起這疑雲的無疑是因為宗教狂熱的極端分子恐襲猖獗，不少天主教堂遭受縱火。

大火發生後不但有些回教國家中極端分子熱烈慶祝，連有些同是信奉耶穌的人也十分高興，一個極端的基督教福音派牧師說：「太好了，是上天懲罰！」因為基督教極端反對天主教徒信奉聖母。在這項文化大災難之前，他們只是困在狹窄的教會派別鬥爭之間，早已忘了宗教的原義本是追求大愛。

## 無條件接納所有人

法國自一九〇五年實施政教分離法律後，聖母院是國家產業，教會只是用戶。文化部長提議，依效意大利和西班牙等著名教堂，向遊客每人收取五歐元的門票費，以資助情況危急急需修繕的教堂。神聖清規地也不能不食人間煙火，靠信眾「添香油」不足夠，大多數遊客都不會無端端自

動奉獻。但此提議遭天主教會激烈反對，強調教會的宗旨是「無條件接納所有人……這既是信仰的象徵，也是教會的責任……教堂不應對信徒和遊客進行區分。」終於勝訴，千萬遊人也能繼續免費踏進去觀賞大教堂的壯麗與精美。遊人各自修行，誰只為打卡？誰會在崇高宏麗的氣氛中心靈受到感染？也只有聖靈才知。

## 聖母院的宏偉、親切、動人

聖母院在塞納河中的「城市島」（Île de la Cité）（編按：另譯西岱島）上，與緊連的聖路易島為巴黎最古老的心臟地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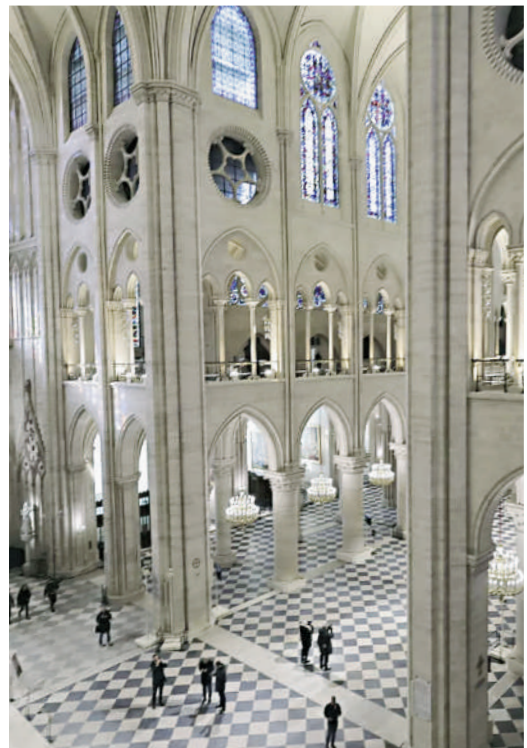
在無數人心中，它的鐘樓與《鐘樓駝俠》的加西莫多（Quasimodo）已分不開。雨果筆下，這個醜怪無比的駝子躲在鐘樓裏，暗戀美麗的吉卜賽舞孃。愛恨善惡織成曲折離奇的悲劇，撼動了一代又一代的人，不知多少次被搬上舞台、銀幕。

雨果在一八三一年完成這本厚達十一冊的巨著。以一四八二年為時代背景，主題是不要只看外表，心靈才是最重要。不少人仰望鐘樓時都不免想到這故事裏的人間七情六欲。這正是聖母院的動人處，宏偉得來很接地氣，在無數教徒或非教徒的心中都很親切，因各自與它有個人的心靈交流。

我對聖母院也懷有特別感情。數十年前初到巴黎，在美術學院的時代，我們一群窮留學生朋友都紛紛找工作。女孩子們不是去替人看小孩、做家務便是在中國餐館工作。但生命路上有時會碰上小奇蹟，我竟然得朋友介紹到一間小畫廊任職秘書。畫廊在塞納河邊的蒙特貝爾露堤上，離美術學院只走十五分鐘便到，我一早一晚上課，下午便去上班。其實法文也說不通，卻也能應付。小畫廊像個乾坤袋，在裏面遇到了來自世界各地的尋夢者和變化無端的事。很多時沒有人來，只是坐在那兒，多數是看書、寫稿和「眺望地」。大玻璃窗看出去，對岸便是巴黎聖母院。兩年間，這座宏美建築在陽光或雨雪中，綠蔭或枯枝掩影裏，伴我渡過了生命中最奇異繽紛的一段旅程。為了印證它的重建、考驗和復興，我畫了幾張畫，其中一張《復興》，大教堂由靈鳥伴飛出重重災劫。（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初至二〇二四年一月底在奧塞美術館附近的Orenda國際畫廊展出。）

我在一首小詩中寫過「生命是一個不斷療治創傷的過程」。其實「大生命——歷史」，何嘗不是一樣？在不斷的災劫中，人類永遠努力掙扎向前，一次次浴火重生。

（作者為旅法香港作家、畫家。）



▲復修後的聖母院整體光澤明麗。

(Serge Leblanc攝)





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

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全力支持藝術表達自由，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。



【學苑春秋·學府點滴】

胎記

●香港中文大學 李穎樺

夢如胎記，天生使然。偶爾，在夢裏，透薄的赤肌黏附在冰冷的手術台上，如即將被宰割的魚。頭上的燈射出刺眼的白光，前方有四、五個人，很朦朧，如斷頭的天使。天使們正圍圈，密謀着，像是某種禱告的儀式。側首望去，我的左手旁正置着一把手術刀，冷峻的尖口尚沾染着鮮腥的紅。看向自己的左手，手臂上撕裂開一道傷痕，是蛇微張的瞳孔，流着濃稠的血，像濃痰，也像淚水。凝望着傷痕，我與蛇交流：是天使的救贖嗎？還是我自己的墮落？蛇沒有回答，只是越發擴大瞳孔如盤古開闢出天地界線的片刻，爆裂。我拼命地掙扎、顫抖、尖叫。在瞬間，猛地張開眼睛，也像盤古。回到清晨，我躺在具溫度的床上。坐起來，我盯着自己手臂上的疤痕，都癒合了，才安慰着自己：「係夢呀。又係新一天。」夢過去了，停留在時間之外，卻銘刻在生命之中，如隱蔽的胎記。在新一天的開始，我踏進港鐵，看到無數的人站立在迅速行駛的車廂裏，閉着雙眼，嘗試進入夢的領域，不論甜甜或苦澀。然後，在停站的某刻，緩緩張開眼睛，像是打破夢境與現實間緊閉的界線，開闢出裂痕，在狹縫中，努力生存着。這是人的胎記。



你的「夢想」是什麼？

●暨南大學 顏舒琪

無論是小學還是中學，開學之初老師都會讓我們寫下自己的夢想和目標。記得小時候，夥伴們的夢想真是五花八門，有的想成為人民英雄、有的想成為宇航員、有的想成為企業家，而我立志想成為一位老師。學校彷彿是孩子們的第二個家，老師彷彿是孩子們的第二個父母。老師每天早上在門口迎接我們，放學會在門口跟我們說再見。他們無私奉獻，默默地教導和關愛每一位學生，陪伴着孩子成長。或許從小，老師偉大的形象就刻在我的腦海裏，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為他們。長大後，我更深刻體會到老師們的付出，有教無類，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識都傳授給你。有人說：「老師很辛苦，家長很難應付。」我常常問自己：「如果大家都認為老師很麻煩而不從事，那麼下一代由誰來教導？」因此，我更堅定自己的夢想，要成為一名老師。希望自己可以教導和幫助下一代，把知識傳承下去。每逢我回中小學探望老師時，他們總會說：「等你回來接棒！」我一直都銘記在心，努力學習，希望自己能如老師一樣優秀，可以作為下一代的榜樣。作為青年人，要擔當新時代的責任和使命，激勵自己不斷前行，實現人生夢想。夢想看似遙遠，但只要我們一步步實踐，遇到迷茫時不要放棄，終點就在前方。



白日銀河

●顯理中學 陳羨貽

我夢到了白日銀河，也夢到了你。傾瀉漫天的流光溢彩模糊了你的模樣、我的夢境、我們的世界，睜開眼睛的剎那你便消散得無影無蹤，剩下幾絲夢裏殘影也無法捕捉。那是我們見面的唯一方式，我並不認識你，也不能仔細描繪你千萬種的輪廓，你的存在讓我感到迷幻，暗想着我們是不是在哪裏見過的時候告訴自己並沒相遇過，你偶爾會成為惡夢孜孜不倦地纏繞着我，在被凝結的時間無限循環，儘管總有被打碎的一刻。孤獨總會隨着深夜來襲，我站着陽台眺望弦月，零落碎星如雨撒在空中，也僅寥寥幾顆而已，今晚的月色些許纏綿，雲層遮蓋了誰的心事，我向冷月呢喃，月亮會否夢見我？我再次入眠，早已習慣你的存在，我仰頭一望，白日銀河荒誕般怪陸離，無一不充斥着你的瞳孔，我借一抹月輝與你對話，用星芒刻畫出你的臉龐，你輕撫着我的頭髮微笑，締造着某種維度的聯繫。日月顛倒的世界，枯萎即盛開的花，看似混亂的宇宙規則逐漸擊潰我的認知，無論在哪個世界，哪個當下，都不會對此察覺懷疑，我在無限接近真實的同時，也在遠離真實。若燦陽是明月，深夜是白晝，又如何判定是非對錯，如果我說，世界或許本該如此呢？我再次夢見你的時候，已經分不清是哪方在夢境之中。



織夢

●新會商會陳白沙紀念中學 鄭嘉儀

我一直在做這樣一個夢。夢中是多年前的自己，踏着小小的梯間路，臉上的笑容總是很自然的綻放開，和着清風，邀着明月，仲夏的夜晚，路燈下撲閃着螢火蟲的點點光芒，曾有四個小女孩，在這下面放肆的笑過。這是一個似奶香般美妙的，童年之夢。我也曾，追憶過那樣一個夢。夢中是幾年前炎熱的夏天，一切的時光陡然切回原點，人生若只如初見。那個學校，路旁有高大的樹木，蒼翠的綠色，脈絡間清晰刻下深沉的棕色。有那樣一些人，走進一個教室，帶着天真懵懂。在一起相處的一天又一天裏，在嬉笑吵鬧的明媚回憶裏，有些人，就那麼永遠的定格下來。天下無不散之筵席，「畢業」可能是傷痛的詞語，帶走了曾坐一起的同學，一切依舊只是巨大的離別弦音奏進每個人心裏。「當時只是尋常」，那是一個似巧克力般的，青春之夢。我自己，卻正編織另一個夢。夢中是花一樣的年紀，我看到一個女孩，背着書包，邁進大學校園。第一次離開家，第一次離開朋友，第一次要獨立。不再是被庇護的小鷹，而要屹立長空，直衝藍天。原來世界還有這樣的顏色，灰白交織的陰影，卷子上鮮紅的叉，一個人在寢室的默默啜泣。突然就變換的巨大反差，一個人慢慢的、倔強的走過了一年。風雪載途，寒風刺骨，凜凜的像刺刀，割進了青春的回憶中，有些痛。夢中一切恍若真實。我看到在一切苦難結束後，淡淡的初夏六月，陽光形成俏皮的光斑，揮灑汗水的時光鋪開前方的路，所有的負擔變成禮物。夢中的孩子，笑得真誠而溫暖。似琉璃般的夢，永遠都需要我自己編排，在夢境與現實交錯之間，我重新找到自己，一步一步，踏實向前走。



夢的語言

●香港中文大學 施津決

我總覺得夢是神奇的东西，可以在現實基礎下發展出與事實不符或超現實的情節。我飛過、溺水過、遇名人或喪屍過、一口的牙齒碎過、撞牆而不死過。現實世界大抵不會經歷的那些，都可在夢中實現而我又不用承擔後果。因此，我頗愛做夢的，感覺上就像經歷斷裂式的第二人生。那些不允許幹的事、不允許發泄的情感，以及被壓抑的一切，統統在夢中得以釋放。我不必介懷他人的目光，不必承受自我意識審查，不必成為被壓抑的「我」。我曾經做過一個夢，具體情節已經忘記了，只記得夢裏的我哭得很慘，而四周的人都給我一個擁抱。雖然是夢，仍然得到一絲實際撫慰。從前在某些書籍得知，夢可能是潛意識的呈現，是潛意識欲與我們對話的一種方式。以往上心理學課好像學過潛意識是內心深處被壓抑的欲望。自此以後，我便特別留意夢的情節及其感受，希望了解夢的語言，了解自己。若然匯報或測驗等情節出現在夢境，我便得知「啊！我好像很擔心呢。」倘若我在夢中哭得死去活來，我又會：「啊！我似乎需要讓自己好好發泄負面情緒。」清醒之時，我強迫自己將這些情緒及想法拒諸門外；鬆懈之際，它們又會輕輕敲開大門，以夢的語言討關注；着我好好關懷、好好照顧它們。始終，它們都是我的一部分。



二十一歲的夢

●暨南大學 伍常旭

前段時間，夢到一個溜溜球（港稱搖搖），醒來後便匆匆下單。終於，當我握上了它時，看着那透明的外殼，上面還有些許反光，像是泛起漣漪的湖面。念了兩句記不清的招式，霎時間，化身刺客，探手而出。「咻」的一聲，溜溜球在空中劃過矯捷的弧線，緊接着停滯空中，轉起圈來，球繩牽扯着手指，彷彿看到十年前的自己。可要收球了，怎麼樣都收不回來。球逐漸開始偏移，打轉，翻滾，撞在地板上，嘭嘭響！聲音刺耳尖銳，斷開了我與它的聯繫。漸漸地，我明白，生活裏早已沒有了無聊遊戲的位置。上個月，媽還打電話過來，問實習找得怎麼樣了？支支吾吾說了半天，告訴她投了幾十份簡歷，應該很快就會有消息。但我也拿不準！參加過幾次校招面試，對面一聽是文學生，就拿走簡歷，聊些有的沒的，後面才知道是被衝業績了。當天晚上，夢到自己坐在一堆書裏，有大學裏看過的《魯迅全集》、《臺北人》、《唐吉訶德》……可我只想在裏面找到一本兒時的書——《湯姆·索亞歷險記》，尋找那些關於冒險、海盜、寶藏的回憶。更多時候，一睡醒就要頂着燈學習，毫無印象前一晚的夢，白天又煩惱將來何去何從。為什麼兒時沒有那麼多的思慮？過往的無聊，未來的彷徨，都被遺忘、預測、交織在二十一歲的夢裏。



走進夢的隨意門

●香港浸會大學國際學院 黃安琪

如果「夢」是哆啦A夢的隨意門，我希望跨過這扇門，向三十歲的你揮手。你會認得我嗎？還是會躲避我的目光？你要知道，沒有人比我對你更真心實意，為你的成就而歡呼，任由激動的小鹿撞擊心跳聲；沒有人比我對你更百分之百，為你的遭遇而心痛，洞察你堅硬外殼下的那份脆弱內心。你與我是世上無雙的共同體，你要記得回望我啊！正如十九歲的我，不時回頭注視過去的自己一樣，三十歲的你也要記得停步回顧啊！雖然你我隔着時差的玻璃罩，但我相信，不論是吹沙入眼的刺痛，還是生產時咬緊牙關的陣痛，你我也能感同身受。就算你的心事日記像芝麻蒜皮般瑣碎渺小，我定能在一瞬間捉緊你的那份難過，接住你的那顆眼淚。可是，我落下的眼淚又如何被前方的你接住？有時，淚水缺堤，會像洪水一樣將我淹沒。在追趕未來的路上，我總是誠惶誠恐，陷在不知明日的迷茫中……我希望未來的你，也能回頭緊擁一下我吧！請給我保證，你不會走上歪路，不會傷害別人，更不會自暴自棄，放縱自己，你就是我的希望啊！請給我安慰，讓我知道未來的志忑只是杞人憂天，讓我相信自己的力量，相信現在的我努力下去，就一定能到達你所在的未來。也請你成為讓我嫉妒的存在，讓我嫉妒你的收穫。如此一來，我才能將你視作明燈，以你照亮灰濛濛的現在。



結束

●香港都會大學 陳之皓

我十歲以前住的那個老家，是舊式的獨棟公寓，與大約十年前被稱作「危房」的那種相距一步之遙。白天，樓梯轉角的平台，杳見處常常蜷縮着老鼠一樣的蝙蝠，頭向內緊貼着牆角，只露出覆蓋着灰毛的背部，即使用腳尖去擠，也一動不動，如同死物。用棍子撥動，使它稍稍離開佔據的角落，牠才顯露出生命，快速地挪回原處。牠有時會消失一兩天，隨後又出現在其他樓層的同一個位置，移動的方式、身體的全貌，由於牠的忍耐，全在我所知之外。我小時候堅信這是某種異星生物，又驚訝於牠的膽怯，乃至於按耐不住地想要探索這種忍耐的極限。於是，在某個晴朗的傍晚，這個渾身絨毛的怪物在承受了我的多次輪番騷擾後，啪地彈地而起，一團灰影飛入了外面逐漸陰沉下來的天空，那瞬間的形象，在我的腦海中很快找到了同類，匯入無數個夜幕裏成群徘徊在街區上空的蝙蝠群之中。而我呆望着牠迅速消失的那片空間裏，勢不可擋地沉澱着的霞光，並且聽見一種幻覺破碎的聲響。那是童年的偉大想像被擊潰的聲音，是夢結束的聲音。



更多《明月灣區》內容可瀏覽：《明報月刊》網站：https://mingpaomonthly.com/gbaspecials 《明報》網站：www.mpgba.com > 點選右上方「明月灣區」欄目

